

巨鹿文库

老鷹

姚鄂梅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巨鹿文库

老鷹



姚鄂梅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鹰/姚鄂梅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

2019.3

(巨鹿文库)

ISBN 978-7-5458-1718-8

I. ①老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13623 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 盛 魁

装帧设计 汪 昊

技术编辑 丁 多

· 巨鹿文库 ·

老鹰

姚鄂梅 著

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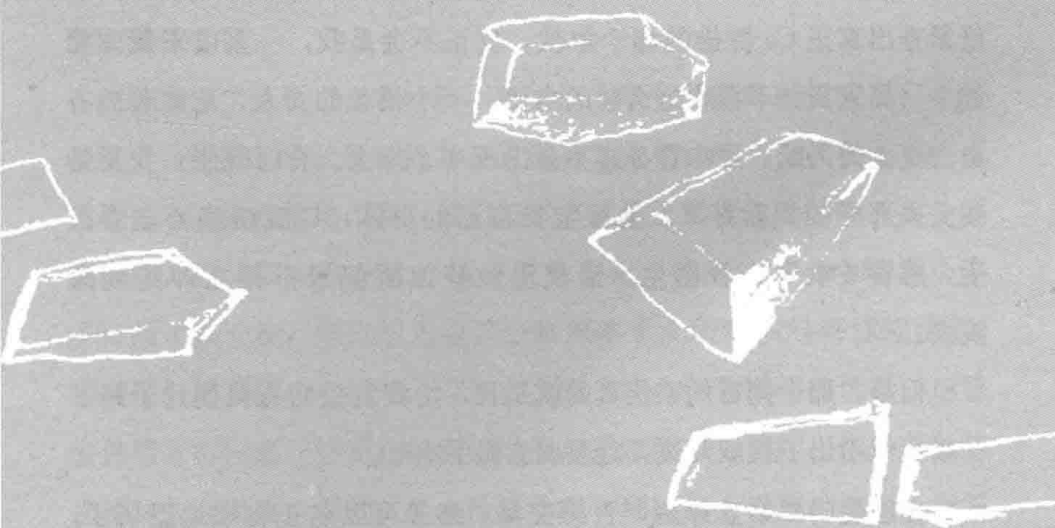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58-1718-8/I·453

定 价 35.00 元

目录

- 1 两棵花椒树
- 61 你们
- 131 红颜
- 187 一辣解千愁
- 249 狡猾的父亲
- 277 老鹰

两棵花椒树



是体检查出来的问题。

事实上我有五年没去体检了，我对这事不感兴趣，对身体也不感兴趣。但这次体检有点特殊，我们要去一个以美食闻名的度假胜地，一边体检一边吃喝玩乐，这样的福利谁能拒绝。两个星期后，单位人事部门打电话来，叫我马上过去一趟，我还以为即将面临工作调整呢。

Ca 待排。他们有点不敢看我的眼睛，马上就发现我错误地理解了它的意思。不是钙不是钙，肯定不是钙！他们痛惜地摆着头。

然后他们建议我立即去做个复检，这一点我跟他们想法一致，得赶紧查出真正 Ca 待排的那个家伙，反正不会是我，一直以来我体壮如牛，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么壮的自己。一个很壮的女人，意味着拥有自力更生的天赋，意味着身边不会出现半个绅士。有时我想，我要是我丈夫那样的人就好了，他很宝贵自己的身体，口腔溃疡要去看医生，感冒咳嗽要去看医生，连夜里做梦惊醒都恨不得立即跑到医院去。

但是，那个倒霉的家伙真的就是我，给我复检的人只朝片子瞄了一眼，就给出了权威判决：赶紧回去做手术吧。

在医院门口站立片刻，百感交集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退场了，老天爷这回算是看透了我的心思。给我复检的医生真可笑，居然问我

为什么一个人来复检，他大概以为我会像某些人一样，被癌症两个字当场吓瘫。早在十年前，我就把人生看透了，我的生活就是一盘霉干菜，不会变得更坏，也不可能变得更好，多活二十年跟少活二十年没区别。

我也真够孤陋寡闻的，竟从没听说过胆囊癌，原来人的任何部位都有可能生癌。据说有人下了手术台就没醒过，当然，大多数都醒过来了，在病房里脱发，呕吐，皮包骨地死去。我向来喜欢未雨绸缪，就决定把自己当前一种人来做准备。我打开行李箱，装好要带去医院的东 西，整理房间，以确保我不在的时候，不管谁接手，这个家都能正常运转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来到卫生间，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在自己家里洗澡了，因此洗得格外仔细，每一处褶皱，每一根毛发，母亲当年给我的一切，如今都要寸草不留地还回去了。洗发液剩得不多，大概够洗两次，反正也不用再回来洗头了，我决定奢侈一回，把它全倒在头上。片刻，泡沫像一件棉花做成的衣服，裹满全身，温和、细腻，微微颤抖。

我有一个哥哥、一个妹妹，他们作为两个家庭的庭长分别钉在离我三十公里和五十公里的地方，我没通知他们，事实上，我跟他们很少联系，如果我是霉干菜，他们差不多就是豆瓣酱，就算隔上两年不通音信，彼此间也没什么必须要说的变化。我准备了一个贴身小本子，到了那一步，单位的人应该会按照本子上的电话号码通知他们。我猜他们接到那个电话时，应该会大吃一惊，那一瞬间的情景，应该会像晴天的闪电一样留在他们记忆里。我想把这个设计当作一件礼物送给他们豆瓣酱一样的人生。他们和我一样，都太需要惊喜了，就算没有喜只有惊也可以。还有一个电话，我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有打给我

的丈夫，他在离我十几公里的地方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们长年分居，刚开始我们一周一见，后来两周一见，后来一个月，两个月，现在，我已经半年没有见过他了。不知是不是喜欢跑医院吃药过多的原因，我总觉得他哪里出了问题，才刚五十，满头白发，走路慢吞吞，尤其掏钱包的动作，慢得让人以为他想赖账。偏偏他又是个极细心的人，找回的零钞要细数一遍，纸票进钱包，硬币放口袋，回家后叮叮当当归入一只铁盒子，铁盒子像鸳鸯火锅一样分两格，一元五角的一格，一角的另一格。每次见到他这样，我就赶紧躲开，不然，我怕自己会陡起杀心。无趣的人老得更快，我见过好多像他这个年龄的人，人家还生龙活虎像个未婚的小伙子。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我觉得跟他的生活有关，工作轻松没有压力，没有家务，没有需要操心和监督的孩子，没有性生活（我多么希望他能在他的地盘出个轨，我保证不会突击探亲），唯一能刺激他的就是一些突发性小事件，比如临时停水，他一开水龙头，像被蛇咬了一口，惊声尖叫起来。连突然停水都承受不了的人，如果告诉他替他养着儿子，支撑着家字头上的宝盖头的人突然得了癌症，估计不是吓得精神失常，就是诱发心脏病一命呜呼。那可不行，不能让儿子成为孤儿。当然，更不能告诉儿子，儿子即将高考，学校已经把他們牢牢地圈起来，进入封闭式复习阶段，就算天塌下来了也要先瞒着他。

如果我能平平安安走下手术台，只需带着一包药回家，那么我连曾经被宣判过“死刑”的事都不要告诉他们。能自己处理的事尽量自己处理，能自己撑过去的难关最好不要麻烦别人，我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跟门诊部相比，住院部洁净而有序，窗帘低挽，微微飘荡，走廊

地板熠熠生辉，一腔胡思乱想顿时平服下来。值班护士接过我的住院通知单，朝我左右打量，看我是否把陪侍的亲属藏到了空气里。

跟我同一个房间的还有个病人，从她的信息卡上我知道，她叫倪可，子宫癌。我进去时她不在，护士说，她多半在阅览室。

爱读书的人当然要叫倪可，难不成还叫夏芬？夏芬跟我这样的人正好匹配。芬芳在我母亲年轻时看来，大约是个好得不得了的新词，于是她把芬芳两个字拆开，就像把一块自己舍不得吃的甜点一掰为二分给两个女儿，我得了芬，妹妹得了芳。她肯定不知道拆开了的芬芳，一点都不芬芳了。

没多久，护工推着餐车从廊桥那边过来，我赶紧回到房间坐好，准备迎接我的第一顿病号饭。

一个戴眼镜的女子夹着本书走了过来，她一直盯着地上，连进门都没抬下眼皮，就像我们的房间号是刻在地上一样。

看来她就是倪可。路过我床边时，我对她说了声你好，她扫了我一眼：来啦？那语气就像我来住院是事先跟她约好似的。

我们同时支起床边的伸缩板，望向门口，送餐护工还在隔壁。她说：我闻到了，有莴苣，还有番茄炒蛋。

她少说了一样，还有两块白切鸡，她把饭盒递给我：我可以把鸡块给你吗？

我正觉得菜太少呢，赶紧点头。中间，我想起什么，问她：是不是治疗到中间，就不想吃肉了？

不是，我几年前就素食了，但我不拒绝鸡蛋和牛奶。总之，我不要任何动物因我而死。

那你知道奶牛的悲惨生活吗？为了让它们不停产奶，人强迫它们

不停地生育，始终处于哺乳状态，而它们生下来的孩子却一口奶都不能吃，生下来就拖走，公的砍死，母的留下来重复母亲的生活。

她停下筷子，半晌才说：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牛奶我也不喝了。
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恰恰相反，我是想说，还是随大流、顺其自然比较好，它们生来就是一盘菜。

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谢绝奶制品。

我内疚地望着她，而她再也不看我，专注吃饭，几片莴苣，几筷子番茄炒蛋，外加一团米饭，她吃得认真又斯文，像做功课一样。

治疗会影响食欲吗？我想通过不停说话来消除一点内疚，毕竟，我让她本来不多的享受又少了一样。

如果有影响，我会告诉医生，他们有办法消除你的一切不适，这不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，在不求延寿的前提下，尽量活得舒服一点。

你怕吗？听说进到这里，就开始倒计时了。

她根本无视我的问题，径直对我说：你不像癌症病人。

体检刚查出来的，可能还没上相。

也许是误诊。

如果没有复检，我可能会信她的话，现在，我只能对她的好意报以一笑。这一次，我从她脸上看出素食者的面相了，眼神清冷，唇齿干净，皮肤脆薄，稍一牵扯，就弄出一片细碎的波纹。

会很疼吗？我可以想象疼痛来袭时，这张脸上的细纹是何种走向。

他们有的是办法止疼。我可不想让自己疼得死去活来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得抓紧时间，在死之前把它们做完。

难道你还没有请假？工作还没有移交？

我不是打卡族，我是给自己工作的人，我可以一直工作到死，甚至我死了还可以继续工作。她抬腕看表，一声惊呼：今天吃饭时间太长了，我得去工作了。

下午例行查房过后，我去了阅览室。

偌大一间房，只有两三个人，一人占据一个方向，谁也不睬谁。倪可果然在这里，她占了个墙角，电脑正在充电，她在看书。

我就近坐在门边，另外两个人听到动静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只有倪可一动不动，也许她根本没听到我进来的声音。

倪可习惯戴着眼罩睡觉。作为报复，我故意关上灯，拉上窗帘。我要让她掀开眼罩时，发现自己白戴了那个东西。

这天上午查房过后，她一直藏在眼罩后面睡觉，连午饭都没吃。醒来之后，在床头柜前折腾了一小会，径直去了卫生间。这一趟她去了很久，让人怀疑她是否晕倒在里面。我轻轻走到门边，侧耳倾听，又敲门，她在里面答：稍等一下。终于出来了，像换了一个人，干净的、没有睡出褶皱的衣服，沿着发际线盘了一圈的发辫，新鲜的香粉，以及鼻翼两侧的立体粉，新画的宽眉眉尾稍稍下沉，扫出一点妩媚，只剩唇彩还没画，她以为我急着用卫生间，拿着亮晶晶的口红示意我进去。里面一塌糊涂，毛巾湿嗒嗒堆在面板上，换下来的衣服盖满了整个马桶，我实在伸不出手去碰她带着皮屑的衣服，就按了下冲水器退了出来。我注意到她在镜子里看了我一眼，她的唇彩是玫红色，这颜色不对，一下子显出她整个妆容的假来，如果是淡樱桃红，没准就能把一切伪造遮掩过去，但玫红不行，玫红像个塑料瓶子，就

算瓶里的酒是真的，也令人生疑。

我没机会说出关于唇彩的建议，她突然忙碌起来，收拾床铺，拍松枕头，调整好窗帘的褶皱以及访客的座椅，把她喝水的杯子和杯垫转了个方向，突显上面的卡通造型，最后，她把目光落到我床上来。

能不能把你的外套挂到衣橱里去？她客气地问我。

为什么？我有点不高兴，我把外套放在床上是为了方便随时起床。

又问我能不能把纸巾盒放进抽屉里，能不能不用塑料袋装水果，她可以借给我一只盘子。

不能。我大声说，索性连衣服也不挂了，我想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，尤其不能在我面前流露你在某些方面的优越感，我们都是癌症病人。

她有点意外，忙个不停的手不知所措地停下来，声音也低了下去：待会儿有人来看我，他们可能会带记者来，记者会拍照，我不会有太多拍照机会了。

我只好下床，挂衣服，收拾自己的床头柜，同时尽量克制着不去问她为什么会有记者来。记者有什么了不起，有记者来就一定是一好事吗？他们也可能为闹心的事而来。

她摁下床头的按铃，护士进来了。

再打一支加强版的？护士跟她之间似乎已有了默契。

倪可麻利地捋起袖管，片刻，护士拔出针头，递给她一只药棉，头也不回地端着药盘走了。

她在镜子里打量自己的脸，检查发型，问我：我的唇膏好看吗？

我只能违心地说好看，然后又忍不住说：其实人在生病的时候，一切外在的东西都不能跟人合而为一。

你说得对，但更多的人看不到真相，他们只能看到图片。

门外响起脚步声，我想躲出去，已经迟了，两个大人，一群孩子，几秒钟之内就把小小的病房挤了个水泄不通。

倪可不知何时又悄悄抹了层胭脂，这时正两颊飞红地冲孩子们笑呢：你们好啊！好久不见，小朋友们又长高了好多啊！

孩子们有点拘谨，其中一个大方些的向前走了一步，将一只大塑料瓶递给倪可，刷地敬了个少先队礼。

倪可老师，这是我们班利用课余时间折的千纸鹤，每一个小纸鹤就是我们的一片小小心愿，我们衷心祝愿倪可老师早日恢复健康，早日出院。

随行的两个大人一直在拍照，我注意到，倪可是希望他们等她摆好姿势，郑重其事拍几张的，但他们似乎都很性急，随随便便一拍就是一串。

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拿出自己的手机，分别从几个角度拍了一些大合照。既然她这么看重这次来访，应该会喜欢留下来访的记录。

而且我知道怎样把倪可拍得美一点，我不拍她的腿，只拍她的上半身，因为她的腿瘦成了麻秆，裤管空空荡荡，还因为医院的桌椅都旧了，油漆斑驳，有点难看。我还会躲过她大笑的时候，她的牙齿不美，我会尽量抓拍她的四十五度角，这是每个女人都知道的拍照秘诀。

从他们的交谈中我知道，倪可是个儿童文学作家，常到各个小学去做讲座，这些孩子们就来自她常去的学校之一；那两个大人，一个

是学校的老师，一个来自出版社。

我听到倪可说：我在跟死神赛跑，我一定要赢，我的《花仙子外婆》一定要在我的生命遗弃我之前完成。

一个小个子男孩大声问：倪可老师，如果你去了天堂，你的书也都要跟着你去天堂吗？他的老师碰了碰他，不让她继续往下说。倪可却很乐意回答小男孩的问题：没关系，他们可以问我任何问题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就算倪可老师去了天堂，她的书还是会在人间陪着你们，书里的那些小伙伴随时随地等着你们去跟他们见面，聊天。

一个小女孩小声说：倪可老师，我知道子宫是孕育孩子的地方，人会得子宫癌，是因为孩子对人体有害吗？她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，孩子们似乎都不同意她的说法。

不是不是。倪可搽着胭脂的脸更红了：其实倪可老师还没有孩子，癌细胞是个邪恶的怪物，真希望你们长大了，能发明消灭癌细胞的方法。

出版社的人问起她新作的进度，倪可收敛笑容，严肃起来：我在争分夺秒，我会竭尽全力，我有感觉，这会是我最好的作品，当然也是我最后的作品。

时间到了，孩子们鱼贯而出，步伐明显比进来时快得多。

我抢在孩子们前面退出去，事实上，我是被他们冲出来的，因为我当时正在门边拍照。我被人流逼到楼梯拐角处。

一个孩子迫不及待地说：她好傻，说什么小孩对子宫有害，连这也不知道吗？子宫癌肯定跟那个……那个有关呀，哎呀，待会儿跟你说……

一个男生问：你看过她的书吗？

另一个男生答：我爸妈从来不给我买中国作家的书，他们只买外国的，只买经典。

两个大人走在后面，边走边讨论：像她这样的，如果现在就发布她即将去世的消息，会带来作品的畅销吗？

这可说不准，她从来就没有畅销过，只能说还过得去。

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年轻了。

她说她永远二十五岁。

哈哈。

杂沓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后，我从楼梯上下来，刚一进房间，就听见卫生间有呕吐声，进去一看，倪可跪在地上，两手奋力抱着马桶，就像那个马桶也是她呕出来的。她感觉到我了，腾出一只手来，向后冲我做出赶紧离开的手势。

她出来时脸上还有泪痕。

好累，每次他们走了以后，我都感到好累。

他们都是你的读者？

那当然，不然他们来干嘛？之前还有几所学校的孩子也来过，医院开始不让这么多探视者进来，后来我直接去找了院长，院长才给我破了例。

以你目前的状况，还是静养为好，说话很伤神的，尤其你这种说话，还不像平时的闲聊。

我还需要养吗？她侧过脸，哀怨地望着我：已经倒计时了。

我遇到了一点麻烦，护士长拿来家属意见书，要签了字我才能上手术台，可我不能告诉她我并不打算通知我的丈夫，我猜做这种决定

的人并不多。

正当我拿着那张纸犯愁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进来了，他有一头略长的头发，看样子至少错过了两个理发周期，松垮垮的T恤外面罩一件同样松垮垮的衬衣，裤子晃里晃荡，松松地藏起他的双腿，如此着装，换到另一个人身上，不是个长年失业者，就是个心灰意懒几欲自杀的家伙，到他身上反而衬出了某种说不清楚的气质。我觉得可能是头发的缘故，异常干净顺滑，像昨晚刚刚用最好的洗发产品护理过。

他温和的笑也很奇怪，感觉不是进门才冲倪可笑，而是进来之前就笑了很久。是的，他是一个让人心生暖意的家伙。

难怪倪可在查完房后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化妆，我还以为那些小学生又要来看她呢，原来是在等这个男人。

他坐在她床边，拾起她的薄掌看了一会，小心翼翼地还了回去，抬起头去看她挂在床头的点滴架。

以我假装不经意的观察来看，这人不是她的丈夫，丈夫没这么深情，也不像情人，情人会更黏糊。我说不清他们的关系，但从倪可认真化妆的情形来看，这是她很重视的一个人。

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好一个星期来一次就可以了吗？

不是我要来，是我的腿要来，我都不用看路，它自己就带着我过来了。

他们盯着对方，不是悲伤的对视，而是面带微笑，像在体会一个不期而至的大幽默。

又有好几个人向我打听你，说想来看你。我知道你不想见他们，但人家的一番好意我得代为转达。

她牢牢盯着他，像他脸上正在闪现那些名字。

除了你，我谁都不见。他们该有多高兴啊，一颗新星在身边冉冉升起，眼看它的光芒就要淹没他们所有人，却被斜里杀出的一只无名掌打落在地，他们平庸的脑袋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。我猜他们现在应该在频繁地聚会吧，一边开心地谈论那个得了癌症的女人，一边碰杯。你别摇头，这很正常，换作是我，可能也是这种心情。

男人垂下眼睛，像犯了错一样。倪可停止抱怨，盯着他。

哎！

男人还是那个样子。

倪可弓起腿，撞了下男人：我不需要你这样，我不需要你来渲染我的惨状。

男人扑向她躬起来的膝盖，隔着被子抱住它们，脑袋跟着扎了进去。过了一会，倪可的薄掌像一只肉色的蝙蝠，慢慢落到他头上。也许他们原本是有可能发展成情人的，疾病跳出来中止了他们。

我想移开视线，但移不开。如果能在病中恋爱，应该也是种不错的感觉吧，巨大的怜悯会让爱变得更纯净更猛烈。可惜我没有这种机会了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人，如果我有这样一个朋友，我的生活可能会不一样，我会抽出很多时间跟他一起聊天，对坐，我会用心选择跟他见面时的衣着以及见面的地点，一起吃饭，从选择用餐地点到点菜，会用去不少时间，这样一来，我的节奏肯定会慢下来，节奏一慢，很多事情就有了犹豫和斟酌的可能，一犹豫，一斟酌，结局自然也会不一样。我还可能因此变得爱打扮起来，我会比现在更有吸引力，一旦有了吸引力，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，心态一变，身体的毒素就会排出体外，就不会得癌。我就这样想啊想啊，一直到想到心里发疼，就像眼前这个男人本来是我的，我却因为种种原